

# 一抹乡情

□ 穆友威

故乡，是心灵的栖息之所；乡情，是灵魂的温暖港湾。

在这个酷热难耐的夏季，监利的高温仿佛要将一切融化，身处监利的我，心血来潮将从老家带来的31个土豆晒成了洋芋果果。凝视着这些洋芋果果，我的思绪再度飘回了故乡。那热闹非凡的场景，父母忙碌的身影，长辈们的欢声笑语，仿佛就在眼前触手可抚。往年暑假在老家晒洋芋的场景，如同一幅幅细腻且深情的画卷，在我的心海不断铺展。那是汗水与欢笑共融的岁月，是故乡在我灵魂深处镌刻的独特印记。

每逢暑假回到老家，便能沉醉于那充满农闲韵味的氛围之中。故乡的夏日，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湛蓝的天空更胜澄澈的湖水；洁白的云朵似轻盈的棉絮悠然飘荡；青山连绵起伏，犹如巨龙蜿蜒盘踞；清凉的溪水潺潺流淌，宛如灵动的乐章。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家家户户都沉浸在晒洋芋果果的忙碌与欢乐之中。

此时的老家，恰似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那朴实无华的洋芋，在秀峰山区的富硒土壤中大长，被做成了各种风味美食。曾听老人言起，百年前，在饥荒肆虐盗匪横行的动荡岁月，粮食极度短缺。先辈们灵光一闪，将洋芋煮熟晒干，以便贮存携带，躲入山洞避难。未曾想，这艰难无奈之举，竟在岁月的沉淀中，演变成独具风味的巴东地方特色菜——洋芋果果炖腊肉蹄。如今，身处安宁祥和之世，人们生活富足，洋芋果果除自家留存用以款待宾朋外，多余

的还能变现或作为礼品相赠。因此，老家的人们对晒洋芋果果满怀深情，总会趁着农闲，选那连续几日的朗朗晴空，精心准备。因为标致的洋芋果果对品种、天气的要求极其苛刻。

晨曦尚未完全撕开夜幕的面纱，父母便已早起忙碌。待我晨起时，他们已然将洋芋洗净，煮了满满的一大锅，正冒着热气呢。我怎能有一丝毫的懈怠呢？我迅速行动起来，将两个大盆、五六个中盆、若干个小盆摆放在堂屋的两侧，中间留出过道；再与母亲一同把三五块竹篾编织而成的笆篱子稳稳放置在院坝里。待洋芋熟透，父亲便用笕管小心翼翼地将其拾到大盆中，此时，邻居们打早归来身影在晨光中若隐若现。无需多言，他们放下背篓，洗净双手，擦去汗水，带着小板凳，迅速加入剥洋芋的队伍。

堂屋里，侄女豆豆则如一只欢快的小鸟，为大伙搬板凳、递盆、分任务，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十几个人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不绝于耳。长辈们关切地询问晚课学业，打听吃酒及走亲访友之事，还有老人因耳背闹出的笑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爸爸为爷们儿开啤酒，母亲为大伙儿找寻八宝粥，添茶水，场面好不热闹。就这样开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剥洋芋比赛：年逾九旬的老奶奶，手法娴熟，令人惊叹；再看复习备考的表妹，也抽出来时间在有模有样地帮洋芋褪去外衣。不一会，便听闻大奶奶高呼：“威武，快把盆里的洋芋倒在笆篱子上去晒喽”。约摸半小时，一大盆洋芋见底了，父亲连忙从锅中拣取土豆，原本其貌不扬的洋芋褪

去了那层粗糙的外皮，黄澄澄地静卧于笆篱子上，迎着朝阳恰似颗颗大金珠，闪烁着迷人的光芒。那光芒如一束温暖的火把，照亮了我心中对故乡的眷恋之路。在这和谐的氛围中，时间悄然流逝。

眼看天地利人和，老爸又收拾了一锅洋芋煮上了，只能请邻舍再辛苦下了。三小时后，两锅乒乓球般大小的三百来斤洋芋，便安安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下了。末了，我和老爸将所有土豆皮收拾妥当倒至靠山的田间，把一撮撮盆搬到水龙头旁逐一清洗干净，以防苍蝇侵扰。诸事完毕已是十点了，大伙也都纷纷回家享用早饭。这便是晒洋芋果果第一天的光景。

次日起，街坊邻居纷纷开始了煮洋芋的热潮，有时一日竟有三四家都在摇人手帮忙剥洋芋。我和母亲分头行动，算是换工互助吧。场所虽异，热闹氛围却丝毫不减。然而，晒洋芋果果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就说这次，起初天气看似晴好，怎奈受台风影响，天气预报失灵。众人的洋芋果果整体欠佳，唯有一家的洋芋金黄金黄，令人称羨。然而，到了第三夜半，骤雨突袭来不及收捡，结果那些洋芋淋了雨，主人也是懊悔不已，最终的洋芋果果黑得不成样子。再说其他数家，原本想着洋芋果果晒了三四天算是到手了，习惯性的将笆篱子抬至屋檐下避免露水浸润，终是没能逃过夜半的一场飘风雨。次日，时而烈日高悬，时而阵雨挥洒，这淘气的太阳雨只得让家家户户全天盯着院子里的作品，一会儿将笆篱子抬进屋内，一会儿又抬出屋外，如此反复，令人哭笑

不得。但即便如此，大家依然乐在其中。

望着一大袋品质欠佳的的洋芋果果，二老商议着下半年要早点到高山寻可靠人家买纯米兰洋芋种。三五天后，洋芋果果被晒得坚硬如石，我才恍然领悟父母商议的要事。只因今年的洋芋品种混杂，那过花的不黄不白的洋芋晒干后呈灰褐色，所谓新品种白洋芋晒成的则是暗黑色，好不难看，唯有真正的本地米兰洋芋晒成后，才是那令人心醉的黄灿灿模样。虽说洋芋果果的颜色不影响口感，但是卖相不好影响价格，甚至难以出售，自家又怎能吃得这么多洋芋果果呢？我更是忆起这两年，母亲每隔数月便给我转账一千两千不等，母亲总说：“你如今压力大，钱不多你贴着用可别委屈了自己。”这一分一厘，都是她的心血，不觉间鼻尖一酸，眼眶湿润了。八月中旬我离家返监，我将半黑的洋芋果果装了十斤，却被母亲拒绝：“给你们必须是最好的”，她为我精心收拾了一大包黄灿灿的洋芋果果。收拾完，母亲呢喃着：“你以前不吃芽子，不吃洋芋果果，这几年，你怎么突然吃起来了？”我一时语塞，忽想起那句“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只觉人过三十，思乡情更切。

是啊，故乡的味道，总是在不经意间触动心弦。这些洋芋果果，绝非仅仅是一种寻常的食物，更是对故乡那深沉且无尽的思念。“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家乡的洋芋果果，承载着往昔的回忆，亦见证着当下的生活。它是故乡的味道，是亲情的温暖，是无论我行至何方都难以割舍的牵挂。

班放在窗台，回来置于案头，百般呵护，但先是叶落枝散，最后无疾而终，大约是不堪承受它在它身上寄托的竹林之重吧。

家乡早已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有了粮票、布票、油票等诸多票证的羁绊，年轻人不再固守田陌，四海为家。虽然有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新的痛点，但自太多了选择，多了改变，有的已经可以携老带少，在打拼的地方安身，春节在家乡漂亮的小楼聚会，年年重置寄托之根。

喝了几十年的长江水，曾想退休后回老家，在河边小院置一茅篱竹舍，伺弄一片菜园，陪着父母慢慢老去，可父母没有等到我“告老”，便收回了“上有老”的寄托，现在看来“还乡”也不是那么简单，出来难，回去也难。

老家在故乡，工作在他乡，孩子在远方，心安何处？我不知道。“我心安处，便是吾乡”，我修为一够，只好将“三乡”打包，负重前行，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停下，也只好身留一处，“包”放心上。

在阳台改建的小书屋里写下这篇文章，想远眺放松疲劳的眼肌，可满眼都是错落的新旧楼房，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想起那间推窗平野阔的陋室，想起父母和兄弟姐妹，还有我那竹林篱笆。

班放在窗台，回来置于案头，百般呵护，但先是叶落枝散，最后无疾而终，大约是不堪承受它在它身上寄托的竹林之重吧。

家乡早已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有了粮票、布票、油票等诸多票证的羁绊，年轻人不再固守田陌，四海为家。虽然有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新的痛点，但自太多了选择，多了改变，有的已经可以携老带少，在打拼的地方安身，春节在家乡漂亮的小楼聚会，年年重置寄托之根。

喝了几十年的长江水，曾想退休后回老家，在河边小院置一茅篱竹舍，伺弄一片菜园，陪着父母慢慢老去，可父母没有等到我“告老”，便收回了“上有老”的寄托，现在看来“还乡”也不是那么简单，出来难，回去也难。

老家在故乡，工作在他乡，孩子在远方，心安何处？我不知道。“我心安处，便是吾乡”，我修为一够，只好将“三乡”打包，负重前行，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停下，也只好身留一处，“包”放心上。

在阳台改建的小书屋里写下这篇文章，想远眺放松疲劳的眼肌，可满眼都是错落的新旧楼房，不由自主地想起小时候，想起那间推窗平野阔的陋室，想起父母和兄弟姐妹，还有我那竹林篱笆。

班放在窗台，回来置于案头，百般呵护，但先是叶落枝散，最后无疾而终，大约是不堪承受它在它身上寄托的竹林之重吧。

家乡早已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没有了粮票、布票、油票等诸多票证的羁绊，年轻人不再固守田陌，四海为家。虽然有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新的痛点，但自太多了选择，多了改变，有的已经可以携老带少，在打拼的地方安身，春节在家乡漂亮的小楼聚会，年年重置寄托之根。

喝了几十年的长江水，曾想退休后回老家，在河边小院置一茅篱竹舍，伺弄一片菜园，陪着父母慢慢老去，可父母没有等到我“告老”，便收回了“上有老”的寄托，现在看来“还乡”也不是那么简单，出来难，回去也难。

老家在故乡，工作在他乡，孩子在远方，心安何处？我不知道。“我心安处，便是吾乡”，我修为一够，只好将“三乡”打包，负重前行，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停下，也只好身留一处，“包”放心上。

## 竹林篱笆

□ 戴明

还记得的是武汉商场，高高的楼层，宽宽的楼梯，成排的柜台，很有些气势，压得我买任何东西。一个人的时候，我大多在江边以16码头为中心徘徊，看路人来往，听人笑语，看江轮往返，听汽笛鸣咽。有时坐在江边独自出神，看着江水夹着漩涡东去。有一次突然想起，它支流的支流有一支叫东荆河，那是故乡的母亲河，我哑然失笑，远远的小村与高楼的人们，饮着一江水，吃着一江之水滴洒出来的粮。

高中毕业后在家乡学校当民办老师，学校三栋房呈品字形，两边是教室，当中一栋房左右是教室，中间部分修得特别高，以楼板分隔成楼上楼下，下面办公，上面是宿舍。楼板既未刨平，也没有取直，铺装简单甚至有些随意，到处是孔洞间隙，走上去嘎嘎吱吱，虽然上下都达不到标准高度，但毕竟是全校唯一能称之为楼的房子，而且据说是全区唯一的小学办公楼。

很喜欢放学时送排队 的学生离校后，在楼目送学生们远去，看他们逐渐消失的背影，听他们慢慢消散的歌声，再安静地看着空空的球场和两边的垂杨，还有远处的田野，放空白天的一切。

也就在这期间，一条新开的小河穿村而过，水源取自东荆河，我和父亲开玩笑，这下我们彻底和您武汉朋友同饮一江水了，父亲不明

所以，我讲了当年在武汉江边的事，父亲呵呵一笑，他们饮江之头，我们饮江支流，同饮一江水，水同人不同。曾为了家庭而放弃外出工作机会的父亲，笑容里似乎透出些向往，看似心静如水的背后，依然留有现实之外的东西，只不过用现实封在了心中。

不久，我们家由老台搬迁到河边，后院了很多，容不下竹林，也没有了木槿篱笆，新栽种的小杉树有气无力，连虫鸣鸟叫也显得稀疏零落。虽然我已不是煤油灯下做作业的学生，更不是卧树吃桑葚的少年，但推窗看不到竹林篱笆，就仿佛岁月卡顿连接不上昨天。

日子一天天重复着，重复着平淡，平淡得没有一丝涟漪。

终于有风吹来，平静的日子不只是荡起了涟漪。改革的春风将我吹向江城，完成学业后又吹向江边的一个小城，一停就是几十年。几十年后的小城已不再是小城，高楼鳞次栉比，地标直入云霄，马路上车水马龙，小区里花团锦簇，白日里生机勃勃，入夜后万家灯火。

在小城几度搬家，楼层越来越高，真担心有一天爬不动高高的楼梯，想住回平房和有个小小的园子已经成为不可能的奢求。常常在阳台上伺弄几盆花草，以慰藉无园的落寞，但那毕竟不接地气，曾养一盆文竹，绿意葱葱，上

## 快乐的梦幻之旅

□ 郑天红

画舫的票。

带着兴奋的我们随人流登上了古色古香的龙舟。巨大的龙舟让人恍若走进了乾隆皇帝下江南所乘坐的画舫中。眼前，突然出现了穿着黄色的皇帝服的乾隆（真人扮），他头戴瓜皮帽，脑后一条小辫子还在晃荡。不一会，总管太监李玉（真人扮）穿着古老的太监服，双手捧着只有在电影里看到的“圣旨”，宣读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现在我大清国，国运昌盛，天下繁荣，一派祥和，乾隆爷决定前往江南巡视我大清国……”圣旨宣读完毕，眼前出现了穿着三种色调的清朝皇宫殿服的“还珠格格”“紫薇格格”“晴格格”，她们一个手捧琵琶，一个手执长笛，另一个拿着一把二胡，各显其能，在各具特色的音乐组合中，优美的音响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山迢迢，水迢迢，山水迢迢路迢迢，人渺渺，水渺渺……”歌声如泣如诉，令人人为之动容。

乾隆爷展开折扇，不住的手捻下颌，摇着折扇，似乎听得很投入，我们一船人，也仿佛穿越到了清朝，亲眼目睹了皇帝的龙颜，仿佛看到了大清帝国的太平盛世，让人如梦如幻。船靠岸了，我们依然还沉浸在“紫薇格格”她们那悠扬婉转的歌声中。

接着，我们又观看了皇帝临朝的“正大光明殿”，还有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官殿，栩栩如生的蜡像，形像逼真，让人叹为观止；还有皇帝的“养心殿”，里面的一些古老书法，在我们眼前显示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让人目不暇接，不忍离去。

记得那时，天公不作美了，转眼的碧空万里不见了，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倾盆大雨。瞬间，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天地似乎要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吞噬。我想，如果不是这场雨，

这阵雷，或许我们还在梦中的王朔漫游呢？大雨下了很久，我们才在雨帘中又去寻找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梦幻水城。

从外面看，梦幻水城的招牌很不起眼，你根本看不出它有什么梦幻的地方，只是有巴比伦式的古老建筑和城堡似的墙上雕刻着古巴比伦人的图像，让人觉得它的建筑风格别具一格。

谁知进入里面才真正让人感到梦幻。各种巨式的水上建筑仿佛让你进入了梦中天堂，这个天堂就是水的天堂，每个人都喜欢水的世界，那种任意挥洒，那种欢乐无束，让你仿佛回到了孩提时代，在尽情的欢笑中让你忘记尘世的喧嚣和工作的烦心，梦幻水城就是这样让你身心完全放松的游乐园。

梦幻水城分别为儿童、女人、男人设计了各不相同的戏水地。在一个小小的海滨浴场，我带着妻儿尽情的踏浪，一阵接一阵的海浪把我们推向岸边，那种凉水击打的快乐和惬意让我们兴奋不已。我拉着妻的手，妻拽着儿子的手，我们一步一步向纵深的海浪中冲击，海水的涌动伴着妻儿的惊叫和欢笑，还有周围人群的欢笑声水声在我的耳边仿佛是一曲和谐优美的旋律，让人陶醉其间，如梦似幻，仿佛真的使人回到了童年儿时戏水之乐中。

玩够了踏浪，儿子似乎觉得还不够瘾，不刺激，他要来一个“好莱坞式”的大动作，让心灵在这种刺激中找到最好的释放点。于是，我们在一个接一个的游玩项目中，终于找到了一个最具心理挑战和刺激的玩乐地——“空中飞人”，就是从二十多米高的楼塔用一块塑料垫双手抓紧，身体俯卧在垫上随着激流而下的水柱一起冲向下方，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的惊叫声，你就知道什么是刺激了。

我不知道儿子的心理，我只知道当我双手

## 父亲的精神

□ 宋继敏

父亲离开我们有十多年  
却仿佛从未远去  
想起父亲过往点滴  
朴淳教诲如言在耳  
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父亲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  
像一棵雪后青松又挺又直  
从不沾公家便宜  
寝室从不上锁  
抽屉里为数不多的餐票  
是因难学子的“船票”  
可以随意领取  
乘上理想的帆船  
朝彼岸奋进  
人们习惯称父亲“束善人”  
  
退休后  
帮助母亲耕种几亩责任田  
农具使用稍显笨拙  
却一丝不苟  
像批改作业  
一年四季的田间地头  
总见父亲劳作的身影  
种出的“全县二段育秧先进个人”称号  
深深地种进了我的心田

父亲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  
我为人处事总以父亲为榜样  
时刻提醒自己是“束老师”的儿子  
从不干有辱父亲名誉的事  
将父亲的故事讲给后人  
嘱咐他们  
让父亲的精神薪火相传  
发扬光大

## 苦夏

□ 崔峡

刺眼的阳光从窗外明亮的蓝色中打来，折成几束印在米黄的柜子上，纤尘起伏、消失、闪现。风扇呼呼地转动着，是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即便吹着风扇，细密的汗水依旧止不住，顽固地黏在皮肤上。就像是呆坐着，时不时用纸巾揩去汗水，什么也不想，好像这样就能减轻几分热度。

窗外一片明朗，什么都是鲜亮的，却又好像不是。草木浓郁，最该有生命的颜色，可耷拉着，就失了意气。燕子在屋檐下活跃，那盘旋了一个春天的电线杆似被遗弃，孤零零黑漆漆地横在湛蓝大布上，只显得多余。盛日之下，目中唯余平日里古板单调的老灰墙挺挺在高温中。

哦，还有蝉，还有放暑假的小孩，但不在眼前，在耳畔。聒噪是蝉，鲜活是蝉，夏天也是蝉。这仿佛是专门为它诞生的季节，为它蛰伏十三年，吵闹了一个夏天。午后、夜前的蝉叫得最响亮，薄而透明的翅膀在背上，一动不动，大眼呆滞，唱着悲伤欢乐不为人知的曲。很吵，但可以忍受，或者说是无能为力，不能忍受的是小孩。不知疲倦的小孩，热爱夏天的小孩，享受暑假的小孩，两个月的时间，撒欢地闹，尽情地吵，不怕阳光晒伤了皮肤，不怕汗水透湿了衣裳，比蝉还要鲜活，但着实吵闹。半小时前，我刚和自家小妹吵了一架，并禁止她今天进我的房间，我苦夏呢。

忘记了是什么时候，我改变了对夏天的态度，也许是初中，毕竟从那时起我就没有过一个完整的暑假，也可能是其他的理由。但我也曾热爱夏天，也曾在夏日的小溪里捕鱼捉虾，在夏天的骄阳下奔跑呼喊，就像我妹一样吵闹，过分的更惹人厌烦。可成长改变了我，烦恼倾注了我，对夏日的喜爱便一点点消解，颓丧盈身。只能艳羨那些一直喜爱着夏天的人，可以彻底地享受着夏日的热情，不像我，这般矛盾。

浑浊、燥热是夏天给我最深刻的印象，且随着年纪的增长，愈演愈烈。街边几乎没有行人，比寒冷的冬天还少，偶尔走过的一两个人也步履沉沉。前几年马路扩建，砍去了街边一溜儿生长了几十年的老梧桐，路是变宽了，景也不在了。一贯在树下乘凉的那些老大爷，失去了交谈之地，只能守着自家的庭院天井，众乐乐变成了独乐乐。于我而言的无甚差别，于他们而言，心中会不会有几分失望？

目光不再停留，我起身抱来一半儿西瓜，对着风扇用调羹吃着，开始还会挑籽，但坚持不了十分钟。我很喜欢吃西瓜，清凉饱满的汁水在舌尖炸裂，心头便涌上一阵幸福感。但这并不妨碍我不喜欢夏天，很无理取闹，可没有谁规定了我不能这么做。并非只有夏天能吃西瓜，只不过夏天的西瓜比较便宜，当然，也更甜。吃西瓜的时候，苦夏自然消失，可吃完了，苦夏便又回来了。沉着眼皮，收拾被汗水沾湿的桌面，顺便拾起一包早就打包好、复活的尸体。昨夜大雨，这些昏了头的夏虫便飞进房间，我没有关窗，任它们飞进来，看着它们冲向上方的那团灯火，不知道多少次后便摇摇欲坠，晃荡着落到地上。

想必它们是不会有苦夏的问题的，诞生于夏，追逐明亮，死又何妨。还有夏蝉，多年等待亦不过鸣奏一夏，大概没有时间忧虑绚烂得过于短暂。而我，是被放逐到秋天的懦夫，以最漫长的时间逃避奋不顾身的那腔热血。光就在那里，我偷偷地看，不敢声张。苦闷过一个他人的夏天，就可以躲进秋、冬、春，觑着我的光，也许一辈子也无法绚烂的夏。



# 关爱未成年人 关注祖国未来